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二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丁未。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據奏籌防海口情形一摺。辦理尚屬周到。惟覺兵力單弱。著將前次所留一半兵丁。仍准其調撥。以資分堵。所安礮位。試演有準。即無須逐日演放。虛縻火藥。礮位愈多愈好。直隸各鎮所設。有非急須應用者。即著遣員調取。或須添造之處。仍遵前降諭旨。督匠興造。勿稍遲誤。天津為近京咽喉要隘。大礮務宜多設。即山海關亦應分置礮位等因。欽此。又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扎拉芬泰奏本月十一日。哨探夷船一隻。在山海關秦王島。海洋遊弈。旋向東南駛去等語。現已派哈哴阿。馳赴山海關。協同防禦。但恐該處兵丁單弱。著該署督迅派兵丁八百名。撥給火藥三四千斤。由驛遞送前往。以資捍禦。訥爾經額即駐劄天津。督飭將弁。加意偵察。瞭見夷船蹤跡。切勿遽行開礮。迨其傍岸。或竟登陸。即奮力勦擊。斷其歸路。天津為近京咽喉。關繫重大。該署督務當嚴密加意防範。勿稍疏虞等因。欽此。臣查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既有夷船遊弈。亟應嚴密設防。即

欽遵

諭旨。將前次所留一半兵丁。飛飭迅赴天津海口。以便分撥防堵。

並於即日。調派提標八百名。就近赴山海關駐守。更撥天
津鎮標火藥四千斤。由驛解往。聽候
欽派大臣哈哴阿。調用。以資捍衛。至天津海口南北兩岸。並寧河
之北塘海口。統計前存現調各營官兵。共二千五百名。分
撥三處。尚覺單弱。茲於本月十六日。續奉
廷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奉
上諭。扎拉芬泰奏。續有夷船四隻。或停泊。或遊弈等語。逆夷船隻。
來去無定。山海關至天津一帶海口。防堵均關緊要。昨有旨著
該署督迅派兵丁。撥給火藥。交哈哴阿等調遣。計已遵奉妥辦。
著迅速由驛送往。俾資捍衛。天津為畿輔咽喉。如前調兵力。不

數堵禦。著准其相度機宜。續行徵調。該逆夷蹤跡詭祕。閩口要隘。固宜妥為防護。至各處無名各海口。更恐該逆夷出我不意。登岸滋擾。著該署督密為布置。並派撥員弁。隨時偵探。嚴密防守。勿稍疏虞等因。欽此。臣酌量情形。已續調大名。正定。二鎮兵各五百名。約計正月杪二月初間。均可到齊。彼時距開河不遠。添撥防範。足可得力。至各鎮營舊存鐵礮。自去秋幾番查調。其一千斤以上者。均已調取。而大半刷膛鏽損。多不堪用。現查宣化鎮屬。尚有存營神功神威等銅礮二十四尊。大者一千斤。小者五百斤。已行鎮。揀其膛口光圓礮位。即撥運十尊。運赴海口。添設。餘應留於各營貯備。統計

天津南北兩岸。現共安設六千六百斤。至七千斤大礮二位。四千數百斤大礮三位。二千斤。至二千數百斤大礮十七位。一千數百斤大礮二十位。一千斤大礮十位。五百斤小礮八位。窩河北塘海口。安設二千斤。至三千斤大礮六位。一千斤。至一千數百斤大礮十位。五百斤。至七百斤小礮四位。一面嚴飭委員。督匠趕鑄。計二月內。可得五千斤大礮十位。至永平府屬之臨榆海口。附近山海關。與天津情形並重。臣已由此處。酌撥二千斤鐵礮一位。一千五百斤鐵礮二位。一千斤鐵礮二位。六百五十斤鐵礮三位。星夜解往。聽候哈哴阿分派安設。又旬撥一百餘斤劈山礮

三十五位。解赴灤州等四州縣。分布各海口。其駐守兵數。
前據山永協副將興奎具稟。將前調提標及山永三屯二協兵。一千三百三十名。遵照提督指示。灤州劉家河海口派撥提標兵二百六十七名。樂亭縣清河口。派三屯協兵一百二十四名。臭水溝。派三屯山永二協兵一百十九名。昌黎縣浪窩口。派提標兵二百六十六名。撫寧縣洋河口派山永協兵一百六十四名。臨榆縣秦王島。派山永協兵一百二十三名。石河口派提標兵二百六十七名。臣愚心籌計。除山海關臨榆海口。已奉
旨添派兵八百名。勿庸再行議添外。其餘五處海口。灤州昌黎。兩

處大口。應各駐兵三百名。其樂亭撫寧兩處小口。各駐兵二百名。並查明昌黎縣境內。於閉之蒲河海口。其中號船隻。可以傍崖登岸。應添防兵二百名。以昭慎密。至各海口相距均有數十里之遙。必須彼此關會協防。庶可聲勢聯路。臣前雖分飭各州縣。添安馬撥。馳報信息。竊恐無人照料。難期得力。臣現派本標幹練兵一百名。派委妥員帶往。隨同馬撥。每日傳遞。上下巡查通信。並將訪明可以登岸之處。督夫開段空坑設伏。使彼隨步阻陷。俾我兵攻擊得力。至豐潤之潤河。黑沿子。二處海口。飭原派續派遵化玉田。兩營兵。各添足二百名。其南至山東交界小海口四處。

共派天津鎮兵三百名。分防駐守。均足抵禦。

硃批。所辦俱好。留心防守。設遇逆船駛至。相機痛勦。以揚國威。

戊申。廣東巡撫怡良奏。竊照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接署兩廣總督印務。臣即交卸護篆。經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務係其專辦。現惟加倍慎密。不便稍為宣露。囑令臣專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嗣於十二月十六日。接准知會有𠻳夷兵船火船。於十五日。攻奪沙角大角兩礮臺之事。臣駭異之餘。實深焦憤。當即會同廣州將軍臣阿精阿副都統臣英隆暨司道等。同至琦善署中。面商戰守事宜。琦善問及攻勦有無把握。臣等均不敢謂有

把握。但以該夷既經就撫。忽又稱兵犯順。占奪礮臺。戕害將弁兵丁。是除攻勦之外。恐亦別無把握。琦善復言現已寫信詰問義律。俟覆到設法妥辦。若於挫衄之後。復違開兵。聲援實恐不足。即奏調外省兵丁。亦須日久方到。而義律一聞派兵。益生疑忌。尤恐大釀事端。臣伏思洋面機宜。操縱固不敢專執。而省城重地。守衛總不可稍疏。當與琦善並阿精阿。英隆商明。省會城廂一帶。水陸要隘。均添兵勇。實力巡防。軍火局庫等處。尤須晝夜看守。嚴密布置。去後。旋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准琦善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三十日。奉

上諭。御史蔡家玕奏籌制暎夷事宜一摺。該夷目等現住廣東。聽候查辦。尚屬恭順。毋庸遽議勦擊。所有該御史籌議各條。著暫為存記。儻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如各條內有可採擇之處。酌量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暎夷反覆無常。豫籌堵勦。降旨令湖南。四川。貴州。各督撫。挑選兵丁。聽候調遣。本日。據琦善馳奏夷情益形桀驁。且所願甚奢。其勢不得不大加征勦。所有前派之湖南兵一千名。著祥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著張青雲帶領。貴州兵一千名。著段永福帶領。迅速分起前赴廣東。聽候琦善調遣等因。欽此。臣現

讀兩次
諭旨。仰見我
皇上恩威並濟。
指示機宜。使臣有所稟承。不勝感服。連日復商戰守。又經琦善告
知。暎夷兵船火船。俱已陸續退出外洋。其所奪之沙角大
角礮臺。亦據該夷繳還。一切事宜。均由琦善密為調度。逐
一奏
聞。應恭候續奉
諭旨。欽遵辦理。臣惟有仍飭地方文武。將近省一帶內洋河面。及
由陸路進省之山嶺田塍各要路。添撥弁兵。嚴加防守。不

敢稍有疏忽。以期有備無患。至御史蔡家玕所奏。俟琦善

辦理夷務清釐之後。再行會同妥議。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奏豫備防夷事宜一摺。覽奏均悉。此次逆夷攻奪礮臺。屢形反測。詭譎萬狀。非痛加勦辦。無以示懲創。現已派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馳驛前往勦辦。所調各省兵勇。計一萬數千名。足敷調遣。兼諭令楊芳先行兼程赴粵。相機進勦。不必候奕山等到齊。始行商辦。諒楊芳必已遵照辦理。以揚國威。著琦善阿精阿怡良等。戮力同心。分飭所屬文武各員。水陸交嚴。認真防範。凡近省一帶內洋河面。及陸路進省之山嶺田塍各要路。均分兵布守。勿令夷匪一名

竄入。昨已降旨派祁𡊮督同藩司梁寶常趙炳言辦理粤省糧臺事宜。將來大兵雲集。所有軍火糧餉。定可源源接濟。足以固衆志而壯軍心。琦善阿精阿等。務即曉諭軍民人等。同心禦侮。衆志成城。萬勿稍為摇惑。將此諭知琦善阿精阿怡良關天培郭繼昌裕瑞英隆。並傳諭梁寶常王庭蘭知之。

己酉。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奏查奉天地面。西南環海。旅順水師營。獨當其衝。面前南北隍城二島。為奉天山東兩省分轄。凡船隻往來天

津等處。必由左右經過。實為南來海路要隘。請豫為把守。安設礮位。添駕船隻。使兩省聲勢聯絡。巡邏探哨。並旅順水師官兵額設無多。必須添募水勇。方能敷用。其艍子寫各海口。亦須招練鄉勇。協濟巡防。至旅順東南一帶小島。其中有可停泊夷船藏伏漢奸之處。亦宜豫為稽查等語。現在廣東浙江已興師征勦逆夷。疊經申諭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嚴加防禦。天津為近京重地。尤宜整飭兵防。有備無患。旅順隍城諸島。既為南來海路要隘。是嚴守各口。即足以斷夷船來路。著耆英於盛京存貯礮位內。擇其大而有準者。運往旅順各口。相度形勢。或築臺安設。或用船駕放。其迤南隍城各島要地。著托渾布選運大礮。一體

安置。設有夷船駛至。兩面轟擊。可期得力。該將軍巡撫等。務各相度機宜。迅速妥辦。仍將如何辦理之處。各繪圖貼說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竊伏查南北隍城兩島。皆隸山東界內。非奉天所屬之島。可否建立礮臺。安設礮位。應聽山東巡撫悉心酌擬。復查北隍城島。去旅順口共一百八十里。適中分界。南九十里。隸山東管轄。北九十里。隸奉天管轄。奕經所奏南北隍城二島。係奉天山東兩省分轄之處。數與中樞政考則例內載分界之處。似屬不符。再查旅順水師營兵額。原屬不多。雖曰獨當其衝。其實居海洋幽僻之地。諸山環繞。海洋以外。竟難窺伺。竊原以奉天旅順為各

海口扼要之區。迨經上年秋令。親歷其地。始悉旅順情形。

查旅順水師營自康熙五十三年。經固山貝子蘇諾等奏

請設立。其尋常水操。係在該口海面演習。若遇大操。該口

水淺。即在金州屬柳樹屯海口試演。是奉天水師營雖在

旅順口建立。而扼要之處。尤有甚於此口者。至添募水勇。

不獨旅順一處。凡奉天所屬海口。均應一體設法雇覓。查

早經密札各海口旗民地方官。將海上習水之人。並能在

水底撈獲海參者。均令按名雇備。臨事驅使。復查奉天通

省。所存礮位。外城原屬無多。惟省垣及錦州所存之礮。共

有七十二尊。錦州所存之礮。長不過三四尺。西路海口。亦

關緊要。是以奴才於上年十一月內。將省內所存七八尺五節大礮。運送三尊。交道慶在天橋廠釣魚臺兩海口。相度安設。並上年秋令將省中所存之四尺五節礮。奏明運送南路各海口。共十一尊。又於上年十一月。及本年正月。將省中所存一丈一尺。並七八九尺大礮八尊。陸續運送南路。交祥厚相度安設。並酌撥水師營礮手。分往各海口教演。現在省垣八門。所存大礮八尊外。奴才衙門礮庫。僅存一丈三尺礮一尊。酌留鎮庫。未便外運。又查奉天所屬海疆。綿亙千餘里。大小島嶼數十餘處。藏奸處所。在所不免。但島嶼過多。未便分兵駐紮防守。節經剴切曉諭島民。務須

各国藩籬。並責成該管旗民地方官。隨時查察。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查明旅順各口形勢一摺。奉天旅順各

海口。現據該將軍添募水勇。雇備驅使。並將省城所存大礮。運

送各口扼要之區安設。酌撥礮手。分往教演。其大小島嶼數十

餘處。劃諭島民。各固藩籬。責成地方官隨時稽察。辦理均屬周

妥。該省現存礮位。如式不敷備用。著即趕緊興工添鑄。俾資防

禦。該將軍務當相度機宜。迅速妥辦。

庚戌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臣於道光二十

一年。正月十六日。准署兩廣督臣琦善來咨。以英夷已遵

照繳還定海及該省之沙角。該督允為代懇

天恩。准其仍前來粵通商。並請倣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門之例。將

廣東外洋之香港地方。給與泊舟寄住。業已據情代奏。囑

即收回定海。一面撥兵前往彈壓等情。並據取到夷目義

律呈遞㕘來文一件。又該夷目給與留浙頭目胞詛等夷

信三件。㕘拆閱義律原遞之文。亦稱願將定海獻還。查本

年正月初三日以後。疊接琦善來咨。知該夷在粵聯張。正

將攻剿事宜。逐加籌備。茲該夷自知悔悟。畏罪輸誠。情願

撤兵納土。自可無事勞師。㕘現將粵省送到義律所給胞

詛等信件。專弁齎交。催令速行起碇。一面派委鎮將帶兵。

前往縣城彈壓防範。以備不虞。其前獲之夷俘晏士叮唎

打羣等。除已病斃四名外。其餘俱遵前奉

諭旨。概予釋放。俟夷船起碇之時。押至船內交收。至義律文內聲

稱。該國商人將貨物帶至定海行銷。總令甯波商民收買。

俾免虧折等語。雖係該夷貪圖小利。第販轉交易。有稽時

日。且恐該夷有妄冀在浙通商之意。[illegible] 未便准行。譬現已給

與義律覆文。並諭知胞詘。嚴為拒絕。以免釁端。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本日。據

伊里布馳奏。粵省夷務。查辦完竣。現飭繳還定海一摺。逆夷在

粵猖獗。必得聲罪致討。聚而殲旃。方足以伸國法。此時雖有繳

還之說。難保非逆夷詭計。奕山等。經朕命往督辦。惟當一意進

勦。無論該夷是否繳還定海。總須一鼓作氣。設法搶復。斷不可
為其所惑。致誤機宜。且香港地方。豈容給與逆夷泊舟寄住。務
當極力驅逐。毋為所據。即使該夷將來畏罪。繳還香港。亦俟屆
時奏明請旨。此時惟有整我師旅。悉數殲除。是為至要。伊里布
原摺及寄裕謙諭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飭繳定海一摺。前有旨諭裕謙兼程赴浙。
作為欽差大臣。會同余步雲攻勦逆夷。克復定海。現據伊里布
奏稱。接到廣東來信。並義律呈遞文件。願將定海繳還等語。逆
夷反覆無常。所言殊不足信。著裕謙於馳抵鎮海後。察看情形。

如定海業已繳還。著即撫䘏難民。修理城濠。一切善後防守事宜。妥為經理。儻詭言獻地。仍復負嵎。即遵照前旨。相度機宜。痛加勦洗。斷不可因有繳地之說。為其所愚。仍蹈伊里布覆轍。逆夷所請將貨物帶至定海行銷。總令商民收買。斷不准行。所有前調赴浙之皖楚等省官兵。不可中止。仍著裕謙催令前進。協力進攻。前獲夷俘晏士吖喇吖𡎺等。必待繳還定海。方可釋放交收。伊里布原摺。發給閱看。即由該大臣發交該督祇領。

辛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𦍑前為保守土地人民

起見。於未奉

廷寄之先。冒昧量准英夷。代為籲懇
恩施。當經節次奏請將奴才從重治罪在案。續於上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琦善馳奏籌辦英夷情形一摺。逆夷既非情理可諭。即當
大申撻伐。現已飛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四千名。馳赴廣東。聽候
調度。著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為辦理。儻逆夷駛近口岸。
即行相機勦辦。又於本年正月初四日。復准
廷寄。奉
上諭。據琦善奏籌辦英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著仍遵前旨。厚集
兵力。用張天討。所需軍費。無論地丁關稅。准酌量動用。作正開

銷。儻有不敷。即奏聞請旨各等因。欽此。奴才跪聆之下。雖前此量
允各款。僅止許為代奏。即通商一節。雖據聲請以本年正
月初旬為期。迄今亦尚未敢開市。而該夷已投遞夷書。先
將沙角大角師船鹽船。逐一繳還。並據一面派委夷官。由
海道駛赴浙江。統撤夷兵。一面另備夷文。呈交奴才。由六百
里轉送伊里布。查照收回定海。似較前此馴順。惟奴才識見
昏庸。所辦未能仰合
聖意。惶悚戰慄。何可名言。伏念奴才身受
重恩。天良未昧。何敢以控制外夷要務。輒至畏難苟安。況自抵粵
以來。屢被該夷逞其狡黠。種種刁難。又豈不痛心疾首。欲

圖滅此朝食。無如勢與心違。其情形已叠經奏邀
聖鑒。今自該夷遣人赴浙江繳還定海。並將粵省各件獻出。兵船
全行退出外洋後。又據義律求與琦晤面。琦以虎門海口。
尚未親往查勘。且現在奉調各省官兵。均尚未到。不宜稍
露形跡。致令起疑。先行滋擾。故琦即藉查勘虎門為由。於
初三日出省。舟次獅子洋河面。據義律乘坐火輪船。前來
求見。僅止隨從數十人。並未帶有兵船。是日情詞極為恭
順。惟據呈出所議章程草底。並據議及嗣後夾帶鴉片以
及漏稅走私。均將貨船沒官。而其中間有行之窒礙者。琦
當加指駁。該夷即求為酌改。兹已另行更定。容俟擬就錄

呈

御覽。茲隨於義律辭退後。查得獅子洋相距虎門。尚有六十里。然業已汪洋浩漫。浪湧風騰。迥非內河可比。茲當即換坐外洋小船。駛抵虎門。周歷各礮臺。詳加查勘。非係四面虛懸。孤立海中。即係後山之外。依然可通水道。致被循環圍困。雖兵食亦無由而達。且經茲就該處起以至省城。處處測量水勢。其長潮時。均至一丈以上至三四丈不等。故向之共知為虎門藩籬者。一以貨船喫水較深。再則以其在循守規制之時。自不致繞越而行。若其稱兵犯順。隨處皆可潛竄。不必由礮臺前行駛。即堪直達省垣。且自越進虎門

後。所在可通。防不勝防。此地勢之無要可扼也。至各臺所設礮位。共計止有二百餘位。僅數安置前面。兩旁均屬空虛。且其間適用之礮無多。其餘原製均未講求。礮形極大。礮口極小。而洋面極寬。未能轟及中泓。以數計。既不及該夷船礮之多。以力言。又不敵該夷船礮之利。而臺上礮眼。其大如門。幾足以容人出入。迨被轟擊。竟致無可遮蔽。故爾全不得力。現甫訪得鑄礮匠人。造具礮模。方欲試鑄。即果能鑄造合法。亦祇可備將來。而目前萬不及趕辦。此軍械之無利可恃也。又如兵力。查禦夷全在水戰。而水戰利在舟師。現家

賞調陸路官兵。

宸慮至周且備。然該官兵等。總須乘坐外海師船。方克與夷交仗。縱使不困未習風濤。致有頭暈之患。而掌駕非其所嫺。仍不能不用水師。但粵省水師兵丁。本由沿海召募。其中品類不齊。箸先經風聞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接仗後。眾兵曾向提臣訛索銀錢。否則即欲紛紛四散。昨經面詢提臣。據稱實有其事。該提臣勢出無可如何。當經與質衣物。每名散給洋銀二圓。甫得留防至今。則兵心已可概見。設正在交鋒喫緊之時。其駕船之人。不能得力。所關甚鉅。縱有精兵。亦無從施其技巧。且師船亦甚不堅大。難以安設大礮。

未足禦夷。此兵力之不固也。再查粵省民風。澆薄而貪。除業為漢奸者更無庸議外。其餘亦華夷雜處。習見為常。且率多與夷浹洽。非如定海之素無咲夷。人咸知為異類。若該夷詐行小惠。妄施機巧。正恐咸被誘惑。必不能如定海民心之固持不屈。其勢尤為可慮。此民情之不堅也。且湖查從前粵省辦理洋盜。尚不過賊匪耳。其船係內地之船。礮亦內地之礮。猶且蔓延多載。卒至招撫而後已。而今此情形。尤恐所謂蜂蠆有毒。奴才再四思維。一身之所繫猶小。而

國計民生之同關休戚者甚重且遠。蓋奴才獲咎於打仗之未

能取勝。與獲咎於辦理之未合
宸謨。同一待罪。餘生何所顧惜。然與獲咎於辦理之未合
宸謨。而廣東之疆地民生。猶得仰賴
聖主鴻福。藉保乂安。如與獲咎於打仗之未能取勝。則損
天威而害民生。而辦理更無從措手。以是會商同城之將軍都統。
巡撫。學政。及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則徐鄧廷楨等。僉稱
藩籬難恃。交鋒實無把握。且所有奉調各兵。遠道而來。尚
需時日。並不能同時到齊。而大兵經過。勢不能無風聲。漢
奸即早為走漏消息。該夷必先肆猖狂。與實已寢食俱廢。
萬分焦灼。緣此不避重咎。再將現在查勘情形。瀆陳

天聽。並將該夷認繳各物夷書一件。冒呈
御覽。伏望
皇上軫念羣黎。
恩施逾格。姑為急則治標之計。則暫示羈縻於目前。即當備勦於
將來也。所有現在會商及勘過情形。祇祈
聖主分加垂詢。並求
欽派賢員前來覆勘。奴才始終惟為土地人民起見。斷不敢稍存畏
葸。尤不敢稍有欺飾。
大英欽奉全權善定事宜公使大臣駐中華領事義為照
會事。照得接據

貴大臣爵閣部堂二十六日來文。均已閱悉。現在事事既已說定。本公使大臣。全賴

貴大臣爵閣部堂誠信。知必如議。於二十一年正月初旬以內。就行開港貿易。茲備公文。咨會伯統帥。請即讓還沙角大角等處。所有兵船軍師。撤退九龍所近之香港島地駐劄。並請將日前所獲

貴國舟師等船。一併

貴大臣爵閣部堂派弁赴銅鼓洋面接收。即行繳還可也。夫思此際人心尚有未安之處。請

貴大臣爵閣部堂。即便出示曉諭眾民。以兩國難端諸事。

現在善定。彼此和好。友交可期常遠。凡有文武官弁士民人等。與唉民。及諸外國人民。通交往來。俱應以友禮相待。方為順理。各得相安之道。本公使大臣。今蒙

貴大臣爵閣部堂以咈囒哂國人單啞泥等一釋放一鳴謝。感恩不勝。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硃批。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無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

諭內閣。前因唉夷自浙回粵。復肆悖逆。攻陷礮臺。將授奕山為靖

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調集各路精兵。聲罪致討。茲據琦善奏英夷獻出沙角大角礮臺。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懇請俯准所請。暫示羈縻等語。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於此。英逆兩次在浙江廣東肆逆。攻占縣城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靈。驚擾郡邑。大逆不道。覆載難容。無論繳還定海獻出礮臺之語。不可憑信。即使真能退地。亦祇復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難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勦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著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義師。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及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懲治。其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等。尤當加意嚴防。來即攻擊。務

令片帆不返。同奏膺功。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申明大義。拒絕妄求。竟甘受逆夷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受夷書。此次膽敢附摺呈遞。並代為懇求。是誠何心。且據奏稱同城之將軍。副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內阿精阿。怡良等。並不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夷船退出外洋。親往勘辦一摺。暎夷屢次肆逆。反覆無常。藉繳還沙角等地為詞。並肆要求挾制之計。現已明降諭旨痛加攻勦。並命奕山等兼程前進。聲罪致討。惟大兵未集。以前。難保該夷不復肆猖獗。著即責成琦善

設法堵禦。調兵防守。儻仍執迷不悟。以致再有挫失。朕惟琦善是問。國法具在。決不稍為寬貸也。並著阿精阿怡良等謹遵前旨。戮力同心。分飭所屬。水陸交嚴。認真防範。不得意存推諉稍有疏虞。並曉諭軍民人等。同心禦侮。毋為奸夷所惑。慎之慎之。將此諭知琦善阿精阿怡良關天培郭繼昌裕瑞英隆知之。

又

諭。本日。據琦善馳奏。㗅夷兵船全數退出外洋一摺。逆夷反覆桀驁。藉繳還定海沙角大角礮臺為詞。肆其詭譎。已明降諭旨痛加勦洗。並諭令楊芳先赴廣東督辦矣。此時定海及沙角大角礮臺。即使繳還。而前次肆其驕擾。傷我官弁兵民。罪無可逭。該

將軍等。膺茲重寄。必當整我師旅。聲罪致討。以張撻伐而伸國威。況此次既不允所請。該逆夷難保不復肆猖獗。著奕山隆文兼程前進。速赴廣東。聚會各路官兵。一意進勦。設法搶渠。務殲醜類。是為至要。琦善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寄諭參贊大臣楊芳。本日。據琦善馳奏。唤夷兵船全數退出外洋一摺。逆夷反覆桀驁。藉繳還定海沙角大角礮臺為詞。肆其詭譎。已明降諭旨痛加勦洗。並諭令奕山等迅速前進矣。該大臣務當兼程迅赴廣東。相機勦辦。約計程途。該大臣到粵。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即迅速進勦。不必候奕山等到粵。

始行攻擊。況此次既不允該逆夷所請。難保不復肆猖獗。儻稍存觀望。坐失事機。恐該叅贊不能當此重咎也。琦善摺著鈔給

閱看。

著兩江總督裕謙奏。竊查定海。據七省洋面適中腹地。為江浙兩省門户。逆夷盤踞不退。則七省不得解嚴。而江浙二省尤不得安枕。是以臣前奏有六不可緩之議。近日。據著兩廣總督琦善移咨。知㗫夷在粤猖獗。攻據礮臺。是此時該夷大號兵船。正在粤省與官兵相持。其定海防守尚弛。誠如前奉

上諭。此時當察其驕惰。出其不意。為不可失之機會。且蠢爾逆夷。

尚能察我議撫疏防之時突然開礮攻我不備而我官兵轉不能乘定海夷船較少之時及時擣襲乎臣採訪定海夷船現祇有二十餘隻其大隊已於去冬赴粵城內居住夷兵亦不過千餘人且將城北角鎖山牆壕掘去數丈豫留走路明係畏我兵攻剿為棄城登舟之計前此城外各嶴均無防守自十月以後岑港沈嶴兩處漸有夷兵巡哨而我岑港司巡檢趙廷詔仍在該處汎地之岱山督率鄉民團練固守並未遷回內地夷人至今不能奪據查岱山與舟山接近咫尺該處既無夷逆儘可屯伏官兵又岑港沈嶴兩處外尚有白泉檄欖各嶴在舟山之背可以進渡

登岸。翻山入城。更為捷便。自夷船滋事以來。浙洋漁船。仍復日日行駛。夷船不能攔截。難民數萬。兵役數千。往來如常。毫無阻滯。此時若以大號兵船徑渡則難。若以小舟改裝潛渡甚易。霧夜晦冥。何時不可對渡。此定海洋面並未盡被夷逆占據之情形也。定海城垣低矮。本易進攻。其夷目皆分居總兵知州衙門。及城隍廟祖印寺並沈姓民房等處。無難聚而殲洗。即使該夷暫時固守。而我既登岸。則城外皆為我有。各寨與城中隔山嶺。該夷船礮盡失其所長。不能翻山鬭我於寨中。而我兵能聲東擊西。更番迭出。擾該夷於城之內外。使之晝夜不得休息。必有棄城竄遁

之勢。夷船駛泊定海城外之道頭港。本地漁船及賣菜小船。出入其旁。夷船看慣。並不防禁。儻進兵攻城之時。一面用小船暗藏火礶火箭。潛泊港內。乘風縱火。夷船下碇。鐵錨甚重。非逾時不能開動。必可一炬灰燼。迥異大洋孟浪馳逐。此克復定海必須潛渡登岸之情形也。即使該夷棄城登船後。仍回礮轟擊。而我兵紮營。不在城中而在嶴內。隔以山嶺。豈該夷礮所能及。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安能與我持久。若以我兵民據我內地。慮不能守。豈該夷遠隔重洋。孤軍深入。轉能守乎。是我兵但渡舟山。斷無不能克復之理。城池一復。夷鋒大挫。進退無據。斷無復敢

桀驁猖獗之理。此定海不惟能克而且能守之情形也。夫
事機愈早則愈易。愈遲則愈難。該夷前僅困守一城者。今
且漸及各縣。此時辦理。已不若十月以前之易。若不及今
克復。延至夏間。南風司令。不特粵洋夷船。乘風駛浙。且孟
呷喇萬打拉沙等處夷船。更難保不接踵而來。勢必增守
各縣。盡據險要。克復必更難於今日。況彼時風順潮漲。該
夷必更酌分夷船數隻。游奕於沿海各省。朝東暮西。乘間
滋擾。則自江蘇以迄山東直隸
盛京。必皆為所牽制。在該夷不過分其餘力。各省則皆須以
全力待之。在該夷可時去時來。各省則皆須日夜防之。曠

日持久。老師糜餉。海洋何日得靖。商民何日得安。是定海為必當克復之地。當此時尚有可克復之機。謹查我
朝二百年來。凡賊據臺灣。從無官兵但守厦門。不渡海登岸。而能克敵之事。亦無官兵既渡海登岸而仍不能克敵之事。即如施琅入鹿耳門。而鄭氏降。施世驃藍廷珍抵府城。而朱一貴殲。福康安海蘭察入諸羅。而林爽文俘。李長庚入鹿港。而蔡牽遁。臺灣洋面二三十里。其鹿耳門鹿港等處。又皆險礁難入。較之定海一潮可到隨處可登者。其難易不啻霄壤。又查
國初取舟山時。係總督陳錦總兵田雄等。乘大霧渡海登岸。

遂破其城。彼時偽明魯王舟師數萬。且各島民人。均其所

有。較之今日各盜皆裁亦于。一呼百應者。其難易亦不啻

霄壤。用兵之道。全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誠如

聖諭。兵貴神速。不可坐失事機。現在該夷全力注粵。未暇逆風駛

浙。而定海夷兵。見浙省半載按兵不動。亦驕惰不甚設備。

是前此之示弱。正可為今出奇掩襲之地。惟是

欽差大臣伊里布現調湖南鎮筸官兵。程途遙遠。到浙需二三月

之久。未免緩不濟急。若各兵齊集以後。仍守候造船鑄礮。

不但洋面馳逐。無可把握。而該夷占據愈久。防備愈增。誠

恐坐失機宜。查江南徐州壽春兵及浙江處州兵。皆驍健

可用。總兵鄭國鴻王錫朋謝朝恩。亦皆老成勇敢。奮發有為。現在伊里布。已調壽春兵一千二百名。合原存鎮海之府州各兵。已有精銳數千。此外尚有浙省提鎮各標兵數千。防勦均已足用。況潛師掩襲之兵。止於調度得宜。賞罰必信。在精不在多。誠能出其不意。該夷不辨我軍虛實。且有定海鄉勇兵役。可助聲勢。數千可當數萬之用。臨時以勁兵半攻城內之賊。半攻城外之賊。併備游兵。相機策應。必可一舉克復。且登岸後。尤易陸續渡兵。即鎮筸續到勁旅。仍可留為後應。可否仰懇

天恩。密飭伊里布。乘此夷船擾粵之時。不動聲色。密令沿海各口。

豫備漁船。並先令定海原額標兵。及差役難民。陸續同至舟山。先將軍裝器械。潛帶渡海。埋伏各嶴。嚮導接應。而後官兵尅期分路。改裝易服。登舟潛渡。或先據岱山。或繞登白泉橄欖各嶴。我兵一登陸岸。不但岑港沈嶴兩處星散夷兵。可以先行勦洗。即城內逆夷。及道頭港內。停泊夷船。亦不難設法攻勦。立制其命。從此言勦則勦之權在我。言撫則撫之權在我。操縱在手。變化從心。庶足以彰

天威而洩民憤。總之。逆夷包藏叵測。狡譎萬端。在粵省。始則講款以懈我隄防。及攻據礮臺後。又復投書以緩我應援。此時定海夷船不多。若更遷延觀望。必又墮其奸計。養癰貽患。

所關匯細。

硃批。已有旨命汝馳往鎮海接受欽差大臣關防矣。正可相時而動。克成大功。用膺懋賞。朕惟佇望捷音耳。慎勉行之。

裕謙又奏。再臣上年曾飭江南沿海各州縣。團練鄉勇。以資防堵。惟鄉勇不過城村壯丁。不盡技勇出色。必須於鄉勇外。另行招募武藝超眾。一可當百者。方足裨防勦哨探實用。恭查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中膂力超羣。藝勇出眾之輩。若聽其棄置無用之地。深為可惜。著各省督撫等召募揀選。咨送兵部。候朕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又曾經獲罪已邀赦免者。亦惟咨送等

因。欽此。欽遵在案。今江蘇之淮安徐州及安徽之鳳頴亳壽等府州。民風强悍。除各標營兵外。尚不乏精壯驍勇之人。現當用武之際。自應選備行間。以補兵力之所不及。臣已札飭各屬。並出示召募。無論武舉武生及各項生員民人。不拘本省外省。亦不拘從前有無過犯。但須武藝之精。不在人數之多。或膂力過人。手舉數百斤者。或挽强弓十餘力。箭不虛發者。或善放鳥槍擡礮。致遠有準者。或使用長矛大刀。及各項軍器。飛舞趫捷者。或能超牆踰溝至丈外者。或拳棒精熟。一人能勝數十人者。或熟識海洋風雲沙線善於操舟出没風濤者。或能泅水潛伏江海者。均由所在

地方官保送前來。先行委員會營考驗。臣再加覆驗。如果
出色合格。即留臣標効力。果能奮勇立功。再行分別賞拔。
以示鼓勵。即因其材而用之。實束其材而馭之。似於撫外
安內。兩有裨益。
硃批。妥行辦理。
壬子。
欽差理藩院尚書賽尚阿。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賽尚阿。
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著派賽尚阿。馳驛前赴天津。及山海關一帶。會同訥爾經額
查辦礮臺事宜。欽此。賽尚阿。於十七日由京起程。二十日行

抵天津大沽海口。會同斉訥爾經額。前赴各礮臺查勘。查大沽海口。南北兩岸。原設礮臺二座。其南礮臺爲海河口門要隘。尤屬喫緊。斉查得南礮臺內土外甎。經前督臣琦善相度形勢。於臺前添築土壘一座。壘前添築土埂一道。臺之南。接築土埂一道。埂內築土壘四座。土礮臺一座。埂前空有深濠。大局業有布置。斉訥爾經額。復於原礮臺土埂之前。增築土壘。高與礮臺相等。並於臺之東北角。接築土礮臺一座。臺南土埂之內。土壘土礮臺等處。亦皆加高培厚。堆砌搭垛。且置備土袋數千。以便相勢安設。外可攔潮禦礮。內可護兵設伏。此南岸礮臺之現在情形也。至南

礮臺安設大礮九位。東北角土礮臺。安設大礮四位。土壘土埂上。安設大小礮二十五位。臺下迤北營盤。安設大礮六位。以上共大小礮四十四位。此南岸安設礮位之現在情形也。又查該處新添礮臺二座。均在原礮臺以南。其第一座正對河灣。相距不及一里。夷船進口。至此轉舵。我兵攻擊。最為得力。其二座距河心半里。可為第一座礮臺接應。頗據形勝。現已開工。并查看規模。各礮臺前。均已築土壘一座。長六丈。寬一丈五尺。高一丈二尺。夷船若於此時前來。即可安礮攻擊。壘外擬各築攔潮壩一道。各圍圓一百三十丈。高一丈二尺。迎面擬堆土袋。以為外護。計壩內

皆可容兵二千。牆外已各築土埂一道。兩旁各開深濠一道。層層嚴密。兵可護身。礮可及敵。此南岸新築礮臺之情形也。竊等公同商酌。擬於南礮臺迎面。添築垛口。內瓶外土。瓶間嵌石。以為礮洞。其高約可護兵。而石土並用。既不慮我礮之震裂。亦不虞彼礮之轟損。其迤南土埂土壘土礮臺前。皆擬各添土墩。與福建所用品字形式。量地變通。以資捍衛。已飭承辦工員。趕緊如式增築。又北礮臺較南礮臺稍小。距河亦稍遠。土埂土壘。布置畧同。安礮共十六位。其新添礮臺一座。在舊礮臺之東南。離河較近。亦照南岸辦理。又南北兩岸。演試礮位。均屬有準。每礮添弁兵五

名。管理操練。漸已嫻熟。各營官兵。尚屬嚴整。其未到各兵。
現經䒭訥爾經額。飛檄征調。計日均可到齊。又籌辦攻守
各器械。俱已逐一豫備。不敢稍涉鬆懈。至祁口趙家灣狼
坨子。三處。雖亦天津府所屬。惟均係小口。尚未設有礮臺。
䒭賽尚阿無可查看。其山海關一帶。先經䒭訥爾經額。檄
飭文武員弁。趕辦沙墩土壘。勿稍貽誤。䒭賽尚阿拜摺後。
即馳赴各該處查辦。䒭訥爾經額。謹遵奉
諭旨。駐劄天津海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賽尚阿等奏查辦天津海口礮臺事宜一
摺。所辦甚好。天津海口。現經布置周妥。所調防兵。亦可計日到

奏。其沙堤土壘。並經該署督檄飭文武趕辦。該處現有劉允孝

督同陳全綬。石生玉。防堵籌辦。自可不致貽誤。省城地方。公事

緊要。亦不可任其積壓。納爾經額。此時無庸駐劄天津。著即回

署清釐。以免遲誤。

駐藏大臣孟保幫辦大臣海樸奏。夲等於道光二十年。十

二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呈遞稟等情。並將該國王

原稟及檄諭稿底呈覽。披閱均悉。該國王素與披楞不睦。具稟

請旨。其意不過藉圖報復。該大臣惟當諭以大皇帝撫馭外夷。

一視同仁。豈肯相爭。從未過問。爾等各宜戢兵睦鄰。永受天朝

恩澤。該大臣等仍當嚴飭所屬邊界營官。密為防範。至所稱聶噶金那及京屬等處地方。究係何處部落。距何處為近。著該大臣密行訪查。據實具奏。欽此。琦等遵即密行訪得其京屬字樣。即係內地所管地方。該夷均呼為京屬。至所稱聶噶金那地方。訪係披楞洋面中之一地名。無與內地相近之區。其披楞之東。係噶里噶達地方。直達廣東邊界。琦等復查西藏賦註載。第哩巴察。乃西南徼外一大國也。曰噶哩噶達曰披楞。曰阿咱。接皆其所屬。該國人常在廣東作買賣等語。又訪得該夷。向以暎咭唎呼為第哩之語。琦等所訪恐未盡實。復暗向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訪問。據稱

聶嘠金那地在洋面。不能指實界址。亦未聞係何部落之說。惟知披楞之東。地名嘠哩嘠達。與廣東邊界毗連等語。與奴才等審訪情形無異。

諭軍機大臣等。孟保等奏訪明廓爾喀國王稟內所稱聶嘠金那等處地方一摺。據奏聶嘠金那。係披楞洋面地名。其披楞之東嘠哩嘠達地方。直達廣東邊界。嘠哩嘠達披楞皆第哩巴察所屬。該夷向呼唉咭唎為第哩等語。覽奏均悉。現在廓爾喀國雖屬安靜無事。仍著該大臣等遵奉前旨。嚴飭所屬邊界營官。妥為防範。毋任別滋事端。

癸丑。

盛京將軍耆英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扎拉芬泰奏。山海關秦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弈等語。
山海關洋面。與奉天。山東。尤為切近。彼處既有夷船蹤跡。恐奉
天山東兩省。亦不免有窺伺。著耆英。托渾布。各飭將弁兵丁。勤
加哨探。嚴行防守。儻有夷船攔近海口。即便誘之登陸。聚而殲
旃。最為上策。若前經瞭見。遽開槍礮。轉恐未能及遠。徒糜火藥。而
逆夷仍復遠颺。未足以示懲創也。等因。欽此。二十日。子刻。又奉
上諭。扎拉芬泰馳奏續有夷船三隻。在洋遊弈。又有桅蓬大船一
隻。停泊洋面。旋於未刻。向東南駛去。其大船一隻。酉刻向南駛

去等語。夷性詭詐。去來無定。現在山海關洋面。既續添有夷船。奉天。山東與該處洋面切近。尤不可不防其竄入滋擾。著耆英托渾布。仍遵前旨。加意偵探。密為防範。等因。欽此。竊伏查先准山海關副都統扎拉芬泰將駛到夷船情形飛咨。一體嚴防。當即知照錦州熊岳兩副都統。及沿海旗民地方官。一體瞭望。實力嚴防。並揀派佐領哈豐阿馳往山海關哨探。順道查看西路一帶海口防守情形。飭令據實稟報。惟檢閱山海關來咨。該處瞭望官弁。報稱夷船駛往東南。或將赴山東。抑或附近島嶼停泊。均未可定。但關外氣候較寒。各海口現在封凍。無論何項船隻。均不能攏岸停泊。沿海

瞭望官兵。亦未報見夷船蹤跡。何以遽行在山海關洋面遊奕。督已星飛嚴飭沿海地方官。實力巡探。不准稍形疏忽。至金州復州蓋州牛莊岫巖等海口。督早經揀派協領佐領各一員。飭令前往。協同旗民地方官。帶領兵礮鄉勇。勤加操練。隨時哨探。嚴行防守。儻有夷船闌近海口。不得孟浪從事。亦不得坐失機宜。必須度量遠近。如礮力可及。即行施放轟擊。或設法誘之登陸。務期一鼓勦洗。以昭懲創。

硃批。開凍後。必當常川瞭望。小心防守。設或夷船竟敢侵犯。相機勦殺。以揚國威。勉之。

甲寅。漕運總督朱樹奏。竊查臣標所屬鹽城東海二營。均係內河水師營頭。鹽城營管海口二處。東海營管海口六處。海州乃陸路營頭。亦管海口二處。係水陸兼防。上年夏間。浙江海洋不靖。彼時臣已督運北上。由河臣麟慶飭委該管道員。親往巡查。各口皆添兵防堵。逮臣督運旋回。逆夷已赴粵聽候查辦。各防兵均奉文撤回。只留額巡兵丁。照常巡緝。現雖逆夷不順。尚在粵東。而臣標所屬海口。亦不可不加意嚴防。固無須如上年夷船遊奕江境之時。一體添兵。惟有嚴飭各該營於額巡兵丁之外。增添數目。各在海口處所。實力巡防。仍派千把總等。按五日前往巡查

一次。派都守等。十餘日前往巡查一次。每次即在彼施放槍礮。瞭望海外情形。其未赴防之兵。責令認真演習槍礮操練技藝。儻海口稍有夷船蹤跡。先由該將官等帶兵前往。飛稟臣知。臣即親往防堵。現值春融。南風漸多。臣已委淮海道趙廷熙。護淮揚道沈鵬。親往稽查。以期妥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朱樹奏鹽城營及海州陸路營各管有海口二處。東海營有海口六處。現於額巡兵丁之外。增添數目。實力巡防等語。該二營本係漕督所屬。自應督飭兵弁。認真巡查。惟伊里布統轄兩江。凡各海口地方。均須豫為布置。嚴密稽察。毋令逆夷闌入。轉瞬南風司令。難保該夷船不沿邊滋擾。著伊

里布。會同朱樹。督率將弁兵丁。分布要隘。梭織哨探。見有夷船蹤跡。度其相距遠近。足以相及。即行開放槍礮。併力攻擊。若夷船毫無蹤影。每日施放槍礮。空靡火藥。成何事體。經此訓諭之後。儻防堵不力。將來有夷匪竄入。惟伊里布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懍之。

乙卯。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於本月十七十八等日。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扎拉芬奏報。山海關泰王島洋面。有夷船遊奕。山東與該處洋面切近。不可不防其竄入滋擾。著托渾布密為防範。如瞭見夷船駛近。必度量礮力可及。再行施放轟擊。或可誘之登

陸。聚而殲旃。即行痛加勦洗。總當相度機宜。於兵弁器械應調
撥者即行調撥。應準備者即行準備。務使勝算克操。是為至要。
等因。欽此。伏查臣前聞暎夷在粵桀驁情形。當經豫籌戰
守諸事。咨會登州鎮臣王明並先飭登萊青道王鎮高唐
營遊擊陶昇等馳赴登郡。會督籌辦。一面密咨兗曹兩鎮。
豫挑驍健弁兵。整備制勝軍械。聽候檄調。並將辦理情形。
縷晰奏
聞在案。茲查夷船膽敢駛至山海關洋面遊奕。東省海道相連。亟
應重兵防禦。以杜竄擾。臣就沿海形勢及全省額設兵數。
通盤籌計。曹州鎮附近各營。壤聯直豫。為省西要地。應令

留防本汛。未便飭調。其餘各營。約可調兵二千五百名。茲先調文登營兵二百三十名。甯福營兵七十名。即墨營兵二百名。同赴最要之榮成縣。專派文登協副將梁勝灝駐劄榮成。督同各該營帶兵官。分布要隘。聯為犄角之勢。協力防守。調青州營兵二百名。萊州營兵一百名。壽樂營兵五十名。臣標左右兩營兵四百名。濟南城守營兵一百名。泰安德州高唐三營兵六百名。並派臨清協副將廣泰臣標右營遊擊景琳等。同各營帶兵備弁。分起遄行。同赴登州府。聽候鎮臣調撥。其府城附近及沿海緊要口岸島嶼。應如何撥兵防守之處。臣先期知會鎮臣。於各官兵到登。

妥為布置。務與登州鎮本標駐守各兵。聲勢聯絡。以示有

備無患。仍欽遵

諭旨。嚴戒各將士。如瞭見夷船駛近。必須度量礮力可及。再行轟擊。或竟偃旗息鼓。誘令登岸。設法殲捕。勿得（硃批甚是）望見帆影。輒先張皇開礮。徒費兵力。此外尚有臨清東昌兗中兗右四營。約可調兵五百名。容俟此起調往官兵過竣。再行分別飭調。臣亦俟各官陸續抵登。囑令鎮道察看情形。如須臣親往布置。即當馳赴督辦。

硃批。妥行辦理。

廣西巡撫梁章鉅奏。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有人奏海防事宜。稱有安南軋船最利等語。廣西近接安南。有無此項船隻。是否足資防海內地。可以倣照製造之處。著裕章鉅查明具奏。欽此。臣查安南即越南。與廣東廣西兩省。均屬接壤。在廣東。則欽州一帶海面相連。向不通貢道。在廣西。則一切文報。及貢使往返。俱由陸路。而海路不能相通。所稱軋船。自係海面之船。廣西無由得見。當於接奉

諭旨後。即飛飭緊接越南之太平府龍州廳。確切查明。而中外水陸相距甚遠。恐亦未能悉其規制。惟臣近日亦熟聞廣東人言。越南軋船。於破敵甚利。並記得閱過近人說部二種。

一載嘉慶十三年。秋冬之間。咦咭唎欲奪越南東京馬頭。駕長大船以入。越南得信。令漁艇商船。先行藏匿。咦船入港。數百里無阻。直至東京下碇。不見一人。入夜忽有小艇無數圍攏。上裝火藥乾柴。咦船發礮轟擊。小艇火益熾。大船之人盡爛。又一載紅毛常屢侵越南。越南人創為小舟。名曰軋船。長僅三丈。船旁出水面一尺。兩頭尖銳。頗似閩浙端午競渡之船。每船二十四人。操櫓飛行水面。快若游龍。進退如意。每船首尾。各駕紅衣大礮。附水施放。攻其船底。底破即沈。雖有技巧。無所施設。於是大敗。至今紅毛船過安南海面。見軋船出。即膽落而去。以此兩說觀之。軋船

之利於海防。已可概見。近聞林則徐在廣督任內。業已做照其法。製船數隻。本欲多造。以經費無措而止。是軋船之製。似廣東已得其詳。伏乞

教下廣東督撫及水師提鎮。查照辦理。竊聞近日唊咭唎在廣東洋面。轟擊兵船。非理要索。人人髮指。夫犬羊之性。即使貌為恭順。已斷不可輕信。況現在逆跡昭彰。自應多方籌防。盡力勦逐。軋船之利。特其一端。惟或慮軋船之製太小。不足以敵外夷高大之船。然果做造得法。又何難稍擴而大之。且戰船不在高大。而在輕便。夷船所利在礮。然但能仰擊平擊。且利於擊遠。近擊即不得勢。而俯擊更不得力。若

果得有如軋船者百十隻。蟻附其旁。專擊船底。必可以收火攻圍攻之效。正不必如今日議海防者。必待另造高大之船也。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給事中朱成烈奏妥議軋船。足資海防。當降旨交梁章鉅查奏。茲據奏稱軋船實利海防。咲夷見即膽落。林則徐在任時。倣照製造數隻等語。逆夷所恃船堅礮利。惟能仰擊平擊。不能近擊俯擊。軋船專擊船底。可備火攻之策。廣東既曾倣照製造。是軋船之製已得其詳。著奕山隆文楊芳祁𡌅於到粵後。訪察情形。如果利於攻擊。應即多為製造。以期利用。至如何多方籌備盡力勦逆之處。總須商酌周妥。是為至要。梁章

錄原摺。著鈔給閱看。

二月。丙辰。

諭內閣。著由戶部撥銀一百萬兩。解交江西藩庫。豫備軍需撥用。

庚申。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奴才奉

命。兼程馳往浙江。會同提臣余步雲勦辦逆夷。正月。二十六日。在

青浦縣舟次。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於二十二日。在鎮海軍營發來咨文。內稱粵省（硃批。[illegible]）

夷務。（硃批。[illegible]）查辦完竣。現飭繳還定海。所有前調之皖楚等省官

兵。已奏明撤退。並准鈔錄摺稿及署兩廣總督琦善原奏

前來。今伏查夷性畏強侮弱。惟利是視。不與中土通商。即無以資生。其權本操之自我。自前年絕其貿易之後。屢次在廣東滋生事端。皆為官兵擊逐而退。沿海地方。若皆能有備無患。該逆伎何能施。乃定海無備。致被占據。迨奉
簡派大臣。調兵勦辦。東南沿海一帶兵民。協力防堵。亦極嚴密。即
赴直隸遞呈乞
恩後。見防兵漸撤。民心漸懈。又肆鴟張。其在定海。則姦淫搶奪。無惡不作。其在廣東。更敢搶擄兵船。攻占礮臺。城如
上諭。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仰蒙我
皇上命將出師。大張撻伐。天下臣民。罔不額手稱慶。該逆明知

天威所加。難逃鈇鉞。又作此狡獪伎倆。請在廣東即日通商。寄居（妄想。洋米本中其來。通商事）

（来之如来再敗竟不成話。轉責之甚大矣。）

香港。繳還定海。及至到浙。又欲將帶至定海貨物。令寧波

商民收買。遷延不去。仍是得步進步之故智。若將已調及

將到軍營之官兵。全行撤退。設該逆再有反覆。更屬不成

事體。且該逆未受鉅創。尚不知

天朝威力。即使將就完結。名不正則言不順。將來之互市。亦屬

弛張兩難。等奉

命勦辦。雖尚未到軍營。不敢坐視。業已咨會伊里布將夷俘晏士

叮唎哾𠹌等。暫緩釋放。并飭知將到軍營之壽春鎮標官

兵一千二百名。仍行前進。不必撤退。或者該夷聞風畏懼。

不待進勦。退出定海。固可先除一害。若再藉口遷延。則是

（朱批：朕意。無可再緩。一意求勦。）

欲於定海之外。又占一香港也。朕到浙後。即當會同余步

（朱批：朕章聞）

雲設法進兵。以伸

天討。其湖廣官兵。程途遙遠。本屬緩不濟急。且湖南係屬苗疆。湖

北襄陽一帶。素多不逞之徒。在在均關緊要。即經伊里布

奏明撤退。自可毋庸再調。朕現又諭令江寧將軍佈勒亨。

挑選駐防八旗精兵三百名。備帶槍礮。馳赴浙江。以備調

遣。

硃批。佇望功成受賞。渴盼捷音之至。勉益加勉。

諭內閣。前因逆夷占據定海。特命伊里布為欽差大臣。相機籌辦。

並因該夷自浙回粵。日肆猖獗。屢經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
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攻勦。乃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
善。屢次奏報。始以兵礮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
札。即信以為實。已有旨令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作為欽差
大臣。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勦辦。伊里布未回任以前。所有兩
江總督。著程矞采暫行兼護矣。本日。據裕謙馳奏逆夷未受懲
創。飭兵仍行前進一摺。所奏均是。逆夷攻據定海之後。姦淫搶
奪。荼毒生靈。凡我士民。自必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
浙。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以眾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
佇望該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斷不可因該夷現有繳還定

海之說。稍事遷回。又墮逆夷詭計。而蹈琦善伊里布辜恩誤事之故轍。懍之。至伊里布身膺特簡。迭次催令進兵並不遵旨勦辦。株守數月。觀望遷延。甚屬畏葸不堪。伊里布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夷情叵測。壽春鎮標官兵。仍飭前進一摺。逆夷反覆無常。繳還定海之說。本不足信。現因伊里布無能。惟琦善之言是聽。以致遷延誤事。業經降旨交部嚴議矣。裕謙經朕特簡。前往督辦。務即設法進兵。殲除醜類。定海即使繳出。官兵因之傷亡。人民受其荼毒。思之實堪痛恨。豈可復為所惑。至香港一層。係琦善代逆懇求。朕斷不准其通商。該大

臣惟當一意勦辦。務使片帆不返。毋得存一通商之見。稍事游移。再壽春鎮官兵。將到軍營。著即催令前進。其湖廣官兵。前據伊里布奏撤。曾諭知該大臣催令前進。不可中止。現據奏稱該省官兵程途遙遠。本屬緩不濟急。自可毋庸再調等語。現在浙江兵力。自己足敷調遣。惟粵省既已大張撻伐。難保該逆船隻。不復竄回定海。將來進勦時兵力設有未敷。所有前調楚省官兵。著即一面檄調接應。一面奏聞。該大臣身受國恩。總當相機妥辦。佇盼捷音。無負朕望。